

《伤寒论》炙甘草汤发微

畅洪昇 指导:王庆国

(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)

关键词: 伤寒论; 炙甘草汤; 功效; 配伍; 源流

中图分类号: R 222.26

炙甘草汤又名复脉汤,是《伤寒论》中为数不多的以滋阴为主的方剂,传统上认为炙甘草汤具有养心气、益心血、滋心阴、通心脉之功。但考历代医家之论却不局限于此,如柯琴^[1]就认为其“出补阴制阳之路,以开后学滋阴一法”。因此,有必要对炙甘草汤阐幽发微,进行重新认识。

1 仲景立方本义

炙甘草汤方条文,宋本、成本均载于太阳篇末,这种条文排列方法引起后世诸多争议,如柯琴将本方移入厥阴病篇,尤在泾认为本方为太阳病“权变之法”,近人^[2]则因本方主治病证病机重点在少阴心肾而将其归于少阴病篇。这些观点表面看来似属条文编次之争,实则反映了各家对本条文和《伤寒论》全书体系的认识。

177条云:“伤寒脉结代,心动悸,炙甘草汤主之”,本条重点在“脉结代,心动悸”。心主血脉,诸脉皆属于心,因此二症共同出现,表明阴阳气血俱虚,心失所养,脉道不充。既然如此,本条归入少阴篇似乎顺理成章了。但观120条“伤寒二三日,心中悸而烦,小建中汤主之”,其主症“心中悸”亦是气血不足使然,那么小建中汤能否也归入少阴篇呢?显然不能。因本证以脾虚气血不足为本,心悸邪气内扰为标,小建中汤为治本之剂,岂能径入少阴。炙甘草汤证亦同此理,是因阴阳气血俱虚,导致心不主血。由此可见,对《伤寒论》中方证的理解,单凭主证是远远不够的,我们必须全面分析条文的含义和《伤寒论》全书的学术思想体系。

仲景将本条冠首“伤寒”,并置于太阳病篇之末是别有深义的。《伤寒论》中确定病传与否全凭脉证变化,如第4条:“伤寒一日,太阳受之,脉若静,为不传,颇欲吐,若躁烦,脉数急者为传也。”今病伤寒,而见脉结代、心动悸,正与此条形成前后对比文法,说明伤寒传与不传、化热及伤阴的脉证特点。本证阴血先虚,阳气复不足,心主震惊,结代难治之脉已见,此时虽兼

有邪热未解,但因攻取之法无所施,故当以里虚为急,与炙甘草汤以治里。方中生地重用一斤,即体现了此意,其目的在滋阴扶正退邪,即后人所谓寓“汗”于补。这种治疗方法为《伤寒论》治疗里虚伤寒所常用,如前述小建中汤亦是。因此尤在泾^[3]云:“此(炙甘草汤)又扩建中之制,为阴阳并调之法如此。”

2 立法组方及配伍原则

2.1 源流并治

炙甘草汤作用机制涉及到心、肝、脾、肾多脏,历代医家析之甚明。《绛雪园古方选注》认为本方“主乎肝脾”^[4]更是直接指出:“炙甘草汤之用意,原以补助肾中之气化,俾其壮旺上升,与心中之气化相济救为要着也。至其滋补心血,则犹方中兼治之副作用也,犹此方中所缓图者也。”综上可见,若仅将本方局限于补心复脉,则大失仲景之原义。

血虽为心所主,但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,肝藏血,肾藏精,精血同源相互转化,故气血之虚衰,与肝、脾、胃、肾有着密切的关系,心尤次之也。炙甘草汤证中脉结代、心动悸不仅是因为心气推动乏力,更主要的是先后天失职。源不健,流自涸,只有源流并治,方能解危救厄。方中用炙甘草、人参、生姜、大枣健中焦、补气血,生地、麦冬、阿胶、麻仁滋养肝肾阴血,皆治其源之剂,用清酒、桂枝通心阳以行血流,既达复脉之效,又无结滞之患。

2.2 刚柔相济

炙甘草汤用生地、麦冬、麻仁、阿胶、大枣等柔药补血养阴,并以刚剂炙甘草、人参、生姜、桂枝、清酒等益气通阳行血,两组药物刚柔相济,使阴阳两调,体现了仲景“阴阳自和,必自愈”的治疗原则。

炙甘草汤方中滋阴药物配伍甚妙。麦门冬《本经》主“胃络脉绝”《本草思辨录》释之曰:“胃之大络,内通于脉,脉绝乃胃络之不贯,非真脉绝,麦冬补胃阴以通络而脉得所资则有之,亦非能真复其脉。”麻子仁《本经》云:“补中益气。”二药合用补脾胃后天之

* 畅洪昇,男,30岁,在读医学博士生

阴。阿胶直入肝肾,滋补先天阴血。生地《本经》云:“伤中”、“填骨髓,长肌肉”,尤为滋阴主药。四物组合有先天与后天相配并补之妙,足为后世师法。

炙甘草汤用刚药的特色之一就是清酒重用七升,汪琥^[3]曰:“方中入清酒者《内台方》云,以之为引,为能通血助气以复脉救心”,是导血之流的重要药。桂枝为论中常用的通心阳之品。生姜《长沙药解》谓:“凡经络凝涩,沉迟结代宜于补益营卫之品加生姜以播宣之,则流利无阻。”以上三药有温通血脉之功。人参,《本经》云“补五脏”、“止惊悸”,仲景常用以补元气、生津液。炙甘草有补泻两种功效,补者即补中气之虚;泻者正如《别录》所言“通经脉,利血气”。由以上分析可见,五药虽同属刚剂和阳,却有辛温通阳与甘温益气之别,而炙甘草能通能补,成为刚剂之统领。

从上可知,炙甘草汤中柔药滋阴有先后天之别,刚剂和阳有通阳与益气之分。无阳气不足自不必用桂、姜、酒,邪恋者又不宜用人参。后人活用本方皆以此为基础。

关于刚柔两类药以何者为君,历来医家争议不休。如钱潢认为此方应以炙甘草为君,柯琴则认为本方用生地为君大剂以峻补真阴。我们认为本方当以炙甘草、生地二药共为君药为妥。前已述及,本方立意在于急急救液、复脉退邪。生地能滋阴养液,重用一斤,显然在方中有不可忽视的地位,但单独应用恐不能达急救之目的,正如柯琴^[9]自己所言:“大寒之剂,无以奉发陈蕃秀之机”,只有与补气通脉的炙甘草同用,才能奏标本兼治之功。现代药理研究证实^[7],炙甘草具有良好的对抗乌头碱诱发心律失常的作用,对蟾蜍离体心脏有明显增强收缩幅度的作用,从而为炙甘草在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实验依据。

3 开后学滋阴之路

炙甘草汤自创立以来,为历代医家所习用。《千金翼方》用治虚劳汗出而闷,脉结心悸。《外台》用治肺痿。《张氏医通》用治虚劳少血液,燥热乘肺,咯唾脓血。叶天士《外感温热篇》指出:“舌淡红无色者,或干而色不荣者,当是胃津伤而气无化液也,当用炙甘草汤,不可用寒凉药。”吴鞠通^[9]曰:“不惟阴不足,即真阳亦未见其旺也,议二甲复脉汤,仍用旧有之桂枝、姜、枣。”以上医家从临床实际出发,扩大了炙甘草汤的运用领域,特别是叶、吴二家对炙甘草汤证病机的认识,足以阐发仲景宏义,非深入领会经旨者,不能有此等论述。

同时,叶、吴二家善师仲景法而不囿于其方。如叶天士在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中提出“顾阴液,须投复脉”,并在临证之时,每根据辨证减去参、桂、姜、酒等

味,变刚柔相济之方为“柔缓之法”。吴鞠通根据前人经验,在炙甘草汤基础上加减变化,组成加减复脉汤、一甲复脉汤、二甲复脉汤、三甲复脉汤、大定风珠等类方,用于温病后期肝肾阴亏之证。吴氏在《温病条辨》中指出:“复脉为热邪劫阴之总司也,盖少阴藏精,厥阴待少阴精足而后生,二经均可主以复脉者,乙癸同源也”,并强调“壮火尚盛者,不得用定风珠、复脉”,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其主治范围。

外感热病邪少虚多可表现多种证候《伤寒论》侧重于阴阳气血俱虚,心不主血,故取桂枝、人参、清酒、生姜辛甘温之品。叶、吴论证重点在肝肾阴血亏虚,故方有加减,与《伤寒论》虽有阴阳缓急之异,但法仍源于仲景,可谓继承中又有发展。

受炙甘草汤滋养后天之阴的启发,叶天士创造性地提出养胃阴的学术观点,这一学说为后世医家所推崇,并广泛应用于临床。如孟河费绳甫^[9]崇之“治虚症人或视为万无生理者,见胃阴虚即养胃阴,胃阴胃气并虚者,养胃阴、兼养胃气,每多应手而效”,足见先圣后贤,一脉相承。

总之,炙甘草汤是《伤寒论》滋阴剂的代表方,后世医家灵活运用,由此开滋阴一路,可见仲师立法、选药、制方之精妙,为百病立论之苦心。当前对炙甘草汤多局限于其抗心律失常的研究,并将该方视为治心律失常的专方,成绩固然可喜,但却不利于经方的应用拓展。深入领会原方证的理论精髓,或可开拓思路,有利于今后临床运用及科研的不断深入。

参 考 文 献

- 1 清·柯琴. 伤寒来苏集·伤寒论注. 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59. 182
- 2 陈广源. 关于炙甘草汤几个问题的讨论. 上海中医药杂志, 1984, (5): 32~34
- 3 清·尤在泾. 伤寒贯珠集. 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59. 29
- 4 民国·张锡纯. 医学衷中参西录. 河北:河北人民出版社, 1977. 425
- 5 清·汪琥. 伤寒论辨证广注. 上海:上海卫生出版社, 1958. 103
- 6 清·柯琴. 伤寒来苏集·伤寒附翼. 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59. 69
- 7 方文贤. 医用中药药理学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98. 1256
- 8 清·吴鞠通. 吴鞠通医案·卷一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85. 80
- 9 上海中医学院. 近代中医学术流派经验选集. 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94. 130

(收稿日期:2001-07-11)